

102124
095

63.7.

88

0.262

2.3

电影文学剧本

响 铃 公 主

田 野 編 剧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3·长春

102124
095

63.7.

88

0.262

2.3

电影文学剧本

响 铃 公 主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3·长春

451501
390
88
88
88

本 局 学 文 报 申

主 公 鈴 响

响 鈴 公 主

电影文学剧本

响 鈴 公 主

田 野 編 剧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統一书号: 10091·499

印张: 21³/₁₆ 字数: 59千字

印数: 1—4,500册

1963年7月第一版

1963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(7)二角六分

序 曲

汽笛长鳴。

火車头拖着长长一列油漆閃光的客車廂，由远而近地向着观众飞奔而来。但是，它并不吓人，却象“老鹰抓小鸡”游戏中，做老母鸡的孩子，朝你做了个调皮的鬼脸儿，便扭身转向一边去了。

轻松愉快的音乐随着綠色絲质的窗帘飘撒出来。

天空的小鸟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飞舞着。

碧綠如海的田禾随风起伏着波浪。

一个車廂里。

这是天真的孩子們的世界。有的十、五成伙在走廊里随着扩音器放送出来的轻松愉快的音乐跳舞；有的四、五成組在聚精会神地玩扑克牌；还有的围着年輕的女教师靜靜地听故事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小学校的旅行团。长椅子上还竖着紅地白字的校旗呢。

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女服务員抱着三、四个花彩鮮艳的暖水瓶，喜爱地摸摸孩子們的头或者脸，穿过車廂，拉开通向另一个車廂的門。

女服务员走进了一个五彩繽紛的一般乘客的車廂，殷勤地給乘客們倒茶。

这里的乘客，有穿紅色、紫色长袍的蒙古族人，有穿素色短褂的汉族人；也有长裙飘洒的朝鮮族人。他們尽管言語不通，但却沒有无聊的沉默，不分男女老少都在亲亲热热地說說笑笑，象一家人一样。

女服务员拉开了列車广播室的門。

我們首先看見，一只肤色健康的小手輕輕地拿开了唱盘上的机头。音乐停止了。

又見，这只小手拿过来一个小小的麦克风。

镜头拉开，看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年輕健美的蒙古族姑娘。她以嬌柔的姿态，对着麦克风向乘客們講話了：

“亲爱的乘客們，列車的下一个停車站，是公主岭車站……”

镜头俯瞰，公主岭鎮全景——田畦般整齐的街道和房屋。

繁华的百貨公司大楼。

高大烟囱的工厂。

綠林掩映中的悠靜宜人的住宅区。

.....

列車女广播員的声音：“这样一座近代化的、繁荣而优美的小城鎮，为什么取下这么一个古老而又有趣的名字——公主岭

呢？……”

列車廂里。

孩子們停止了跳舞，放下了撲克牌，連講故事的女教師也停止了講話，注意地傾听着。

其他車廂里的乘客們也在注意地傾听着。

女廣播員對着麥克風繼續講下去：“離開公主嶺火車站往北走，整整十里路……”

高聳入云的烈士塔背後，有一帶形如倒置蓮花的碧綠的山梁。在那蓮花心的位置上，一株垂柳下面，有一座高大的圓形墳墓。墳墓上蓋滿了金黃色的小花朵。這些小花朵的形狀，恰象一個一個的金鈴兒，迎風搖動着，似乎還發出了“叮玲，叮玲”的美妙的聲音。

女廣播員的聲音：“據老人們傳說，这里面睡着一位古代蒙古王國的美麗的公主，和一位年輕的打虎英雄。這段優美動人的故事，在附近廣大人民中間流傳着。

“幾百年以前，這裡只是一片茫茫的草原……”

巨大的車輪從觀眾面前嘩嘩地轉過去。

第一章

黄昏，无边的大草原上，红霞漫天，飞舞歌唱的百灵鸟，云团一般的羊群，乱石般的马群和所有的山、水、草木都被染成了红色。

忽然，不知什么原因，马竖起了耳朵，羊惊慌地咩咩嘶叫起来。

牧人惊悚的脸……

黑洞洞的原始森林里，利剑般刺进来的阳光中，飘着乳白色的云烟。

“呜——”一声惊天震地的虎啸。接着，群山迴应：“呜，呜，呜——”

天上乌云翻滚，地上狂风大作，林中枝叶为摧。一只花额吊睛猛虎穿过了云烟。

猛虎绕过了陡峭的山峰。

猛虎跳过深不见底的山涧。

草原上。

猛虎竄入馬群……馬群四散奔逃……

猛虎竄入蒙古包……牧民男女携幼扶老惶惶奔逃……

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輕猎人，抓住一匹光屁股馬，縱身跳上去，一声口哨帶領两只猎狗，张弓搭箭，逆着人流奔馳而去。一会儿，又有更多猎手持着武器随之而去。

奔馳的馬腿……

二

奔馳的白斑馬腿……

奔馳着的白斑駿馬上，坐着一員蒙古族的女将，身穿粉紅色綉花短袄，腰系葱綠色彩帶，头紮翠玉結花的粉紅色头巾，张弓搭箭向前馳去。

悬在空中的一枚碗大的金錢上，“当！当！当！”連中三箭。惊叫欢呼之声响成一片。

看台上，衣冠楚楚的蒙古王公貴族的男女老少，紛紛贊嘆着，議論着。年輕的公子們紛紛拿着鮮花，奶茶，奶酒奔向那位女将去表示自己的傾慕和拜倒的心情；年老的大臣們，則爭先恐后地伸着大拇指向坐在黃罗傘下，肥头大耳的老国王祝賀。

越过欢騰的人們的頭頂，我們看到背后堅實的城牆和閃閃發光的黃色琉璃瓦王宮屋頂。这是国王王宮附近的一座練武場。

眉目清秀，美髯飄洒，服飾最为華貴的洪台吉^①札布斟了一杯美酒，双手捧过头頂獻給国王道：“連中三箭，公主殿下的武

^① 洪台吉：官职。地位仅次于亲王。

艺，果然名不虛傳！”

“可喜，可賀！”其他大臣們也都捧着酒杯湊上來。

“啊？哈哈！”國王仰天大笑了一陣，搖搖頭說，“洪台吉，你們別着急，我的小女兒還沒有來呢！”

“噢？”札布和其他大臣們都驚訝了。

“剛才，”總管家山羊胡子多羅罕輕輕拉了一下札布的衣衿，嘻嘻一笑說，“不过是公主殿下的丫環百合齊格罷了。”

“小丫環？”札布仍不甘心地伸着三個秀麗的手指頭說，“連中三箭哪！”

“對啦，一個小丫環！”國王聞着鼻烟說。

“怪不得，看着她長得有點丫頭氣！”札布馬上轉換口氣說着，和國王一起放聲大笑了一陣，掩飾自己的尷尬。

這時，“咚！咚！咚！”三聲炮響，全場重新安靜下來。“來啦！”不知是誰喊叫了一聲，大家連忙向前看去。

場子里，又一個身穿天藍色綉花短袄、腰系鮮紅色彩帶，頭繫珠翠結花頭巾的女將，張弓搭箭，騎着雪白色的駿馬奔馳而過。

“嗖！嗖！嗖！”三支箭，不偏不倚穿過了金錢眼，插在了背后的靶子上。

“呀，這可是登峰造極了！”札布又禁不住長聲贊嘆道。他捧起酒杯剛要給國王獻上，卻又見國王搖了搖頭。

“還不是公主？”

“公主殿下的丫環，名叫克倫高娃。”多羅罕捻着他的山羊胡子尖兒說。

“啊！”札布和眾大臣正在驚異，听得“啪”地一聲響，低頭一

看，早有一支利箭穿透了他面前的金酒杯，斜插在桌面上了。接着，第二支、第三支利箭，“啪！啪！”又齐插在桌面上了。

“咯咯咯……”一阵清脆的笑声传来，大家闻声看去，只见金钱架下，一匹桃红色的骏马上坐着一位十八、九岁的姑娘，手拿银镶的雕弓，身穿鲜红色的战袍，头戴珠宝闪光的花冠；丰满细嫩的脸庞上，两只黑黑的大眼闪耀着天真无邪的光芒，率领着百合齐齐格和克伦高娃两个丫环向国王款款走来。随着身体的微微跳动，她胸前的金项圈上系着的小金铃儿发出了“叮玲，叮玲”的清脆悦耳的响声。这就是剧本的主人公“响铃公主”。

……全场的人都被公主的武艺和美貌震惊了。

洪台吉札布更是迷得目瞪口呆。

公主来到国王面前，跳下马来，并不跪拜，只学着武将们一般的礼节——双手抱拳，调皮地看了国王一眼说：“孩儿献丑了，请父王赐教！”

“调皮的小丫头！”国王故意绷着脸皮，貌似责备，实是夸奖地说。看看左右大臣们森林般祝贺的大拇指和酒杯，听着“妙绝！妙绝！”“天下无双！”“简直是西凉国的樊梨花再生了！”等等极尽赞颂的词句，禁不住双手拍膝，仰天大笑起来：“哈哈……”

“咯咯咯……”响铃公主也得意地放声笑着，转身向桃红马走去。

桃红马的周围，早有成群的王孙公子们在等着为她效劳了。有的抢到前面去向她献哈达和拉马坠镫；有的则高举着花束和哈达拼命地往前挤。官高位显的洪台吉札布排开众人走过来，从克伦高娃手里要过公主的马鞭，捧过头顶献到公主面前：“高

貴的公主殿下，您的才藝，真是妙絕人間，天上少有啊！”

“啊！”公主看了他一眼。

“這位是，”多羅罕連忙介紹，“我朝有名的才子，國王陛下的重臣，巴拉哈喇山部落的酋長，洪台吉札布！”

“高貴的公主殿下！”札布乞憐地說，“以您這種超凡的武藝和美貌，如肯賞光到我的巴拉哈喇山的大森林里和大草原上去，可真是如龍歸海，如鳳還巢了！”

“怎麼講？”公主問。

“啊！小女兒，你還不知道呢！”國王也湊上前来勸說道，“巴拉哈喇山，盛產紫貂，銀狐，梅花鹿，還有潔白如雪的天鵝……，那是我朝最好的圍場。”

“倒是怪有意思的！”公主不禁高興地說。

“還有對對成雙的鴛鴦！”札布又進一步說，“如果公主殿下肯賞光的話……”

“我可沒那麼大的福分！”公主向他冷冷一笑，然後向高娃大聲叫道，“拿馬鞭子給我呀！”

札布無奈只好將馬鞭退還給高娃。

轉眼之間，响鈴公主已跳上戰馬，用綉花的皮鞭子往馬肚子上一踢，飛一般向場門跑去。只留下清脆悅耳的鈴聲和笑聲，使得札布久久站在那里發呆發痴。

三

响鈴公主率領丫環克倫高娃和百合齊齊格走到跑馬場門口，忽然看見一個武士騎着戰馬，急急忙忙奔馳過來；守門的武士上前攔阻，他也不下馬，只是拱一拱手，氣喘噓噓地說了句：

“巴拉哈喇山……猛虎!”便又拍馬向場內跑去。

“猛虎?”公主若有所思地站住了。

“咿! 伤人沒有?”卫士朝着那个武士的背影担心地問。

“老啦!”那武士头也不回地回答着繼續向前跑去。

“猛虎?”“巴拉哈喇山又出了猛虎!”这个新聞立刻通过惊慌的人們传播开去。

公主站在那里好久未动。高娃走上前來, 提醒她說: “公主, 咱們走吧!”

“不! 咱們去打虎!”公主說着, 撥轉馬头向回跑。

“打虎?”高娃和百合愣了一下, 跑上來劝公主道, “那怎么行呢?”

“我的武艺, 还怕打不了个老虎嗎?”公主坚持說。

“可是, 您是公主啊!”百合也劝說道。

“少廢話, 快來!”公主說着, 用力將馬一拍, 獨自向國王跑去。

高娃和百合無奈, 只好也跟了上去。

跑馬場門口。

果然不出高娃所料, 响鈴公主乘興而去, 敗興而返了。

“看, 我說, 國王陛下不会答应吧。”高娃說。

“不答应就算了! 还值得生气?”百合也說。

“哼!”公主猛然抬起头來, 向她們調皮地一笑, 拍馬跑出了場口。

“得, 不知又要出什么事啦!”高娃向百合不安地說。

“得, 不知又要出什么事啦!”高娃向百合不安地說。

“得, 不知又要出什么事啦!”高娃向百合不安地說。

“得, 不知又要出什么事啦!”高娃向百合不安地說。

“得, 不知又要出什么事啦!”高娃向百合不安地說。

四

一只雄鹰在晴空中无声地翱翔着。

夕阳的光辉，给辽阔的大草原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。

清彻的小溪象一条银蛇一样，在草原上时隐时现地淙淙流着。

微风吹动着野花野草，送来了隐隐约约的清脆悦耳的铃声，“叮玲！叮玲！……”这声音由远而近，由隐而显。

草原的边缘上，深不可测的原始森林里，先后走出来五匹骏马。为首的一匹桃红大马上，坐着一个身穿鲜红绣花短袄——平民打扮的年轻姑娘，身背箭壶，手拿雕弓，看她那丰满细嫩的脸庞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，和胸前“叮玲”作响的铃儿，观众都可以认出她是响铃公主。公主的身后，克伦高娃，百合齐齐格和另外的两个丫环，也都和公主一样换上了猎户姑娘的打扮。

这位喜欢恶作剧的公主，本来是背着国王出来打虎的，现在却被大草原和大森林给迷住了。看，她们的马鞍桥上挂着的猎物并不多，而人头上和马头上各色各样的野花却实在不少。她们简直变成一伙游山逛景的人了。

“多么好啊！”公主对着远山头上火红的落日，对着天空巧妙变幻的云霞，整个儿身心都陶醉了。

“公主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高娃的话使她惊醒过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公主……”高娃的话被公主严厉的目光吓断了，连忙改口说，“不，响铃妹子！天要黑啦，我们快回去吧！”

“死丫头！”公主半责半嗔地向高娃一笑，轻轻地将马缰一

抖，緩緩向前走去。

响鈴公主一行人馬的倒影投入了玻璃般平靜清徹的湖水里。

“这么多的荷花，是誰栽的呀！”公主的声音。

她們沿着半是清水，半是荷花、蒲草和蘆葦的湖邊往前走。忽然聽見兩聲狗叫，感到有些驚異，站住了。

她們靜靜地听着，舉目尋找着。周圍靜悄悄地，除了風吹花草微微擺動，沙沙作響和蝴蝶飛舞之外，什麼也沒有。

她們剛要繼續向前走去，“汪！汪！……”又是幾聲狗叫。接着，一片嘩啦聲響，一群雪白的大雁從不遠的蘆葦叢中飛起。可把她們樂壞了。公主連忙舉弓搭箭……

這時，另一個方向，深叢中，也有兩只粗大的手在搭弓箭……

响鈴公主用力將弓弦一拉，只聽得“嗖”的一聲，利箭向天空飛去。接着就見一只大雁長鳴一聲，隨着風兒跌進森林裡去了。

“射中啦！射中啦！”

剎時間，清脆的笑聲響徹了草原。姑娘們爭先恐後地撥轉馬頭向森林追去。

五

森林裡。

克倫高娃跑在最前面了。一会儿，她發現眼前不遠的地方，那只負了傷的大雁，飛在叢草上，忽起忽落地掙扎着向前飛跑。她連忙跳下馬來，跑上前去三扑兩扑把大雁抓到手里，直起腰

来，擦了把汗，喘了口气，刚要拿走，却听见背后呼呼声响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两只又肥又大的猎狗，吼叫着向她扑来。可把她吓坏了。她正在逃避不及，幸好跑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猎人，吹了一声口哨，才把猎狗喝住。可是，他又向高娃喝道：“放下！”

高娃定睛细看，这个猎人，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手里提着一支大弓，身上披着花斑兽皮，又高又壮，红通通的大脸上，浓眉倒竖，两只眼睛炯炯放光，甚是威武。这人名叫洪古儿，是剧中的男主角。

高娃正在摸不着头脑，又听洪古儿向她喝道：“听见没有？给我放下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好不讲理！”高娃并不示弱，一抬头，一挺胸脯，指着洪古儿大声说道，“我们打的雁，为什么给你放下？”

“啊？”洪古儿发现了对方，竟是一个俊美的姑娘，不禁感到惊异，“姑娘家到这老林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姑娘家为什么不能来？”

“这里有虎，危险！”

“少说废话！”高娃向他呸了一口，提着大雁转身要走。

“等一等！”洪古儿上前横过大弓将高娃拦住说，“大姐，你要是喜欢这只雁，我就送给你也没有什么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偏偏要说是你打的呢？”

高娃刚要争辩，却见洪古儿背后又跑来一个矮个子的老猎人。他一面往前跑，一面喊叫着：“不行！那可不行！”

这个老猎人，胸前飘洒着雪白的长髯，脸上却是红朴朴的。很显然，他的身体非常健壮。他一个肩膀上扛着一只抱子，另一个肩膀上，用扎枪杆子挑着一串野鸟、狐狸、紫貂之类的猎物，一

搖一晃地奔上前來。

“明是我們打下来的獵物，為什麼送人呢？”老漢向洪古兒說完，放下肩上的獵物，便沖過去，伸手去奪高娃的大雁。兩只獵狗見此情景，也吼叫着向高娃撲來。高娃又怕又急，一邊向後躲閃，一邊放聲叫喊：“強盜搶人啦！……快來呀！……救命啊！……”

這時，老漢才發現是個年輕的姑娘，不覺“哎喲！”一聲，不好意思地把手縮了回來，反而向兩只獵狗喝斥道：“你們的眼睛也花啦？去！去！不許欺侮女人家！”然後又嘻嘻笑着向洪古兒抱歉地說，“我不管，我不管……嘻嘻……”

公主率領眾人飛馬趕到近前，看見洪古兒和老漢正在說笑，高娃手里抱着大雁也破涕為笑，自己就放心了。她們穩穩當當地下了馬，和百合一起把馬交給後面兩個丫環，慢慢走到高娃的跟前問道：“高娃姐，你瞎叫喚什麼？”

克倫高娃看見公主，連忙迎上去，半笑半訴委屈地說：“响鈴妹子，你這只大雁差點兒給他們搶了去！”

“大姐，不要這麼說！”洪古兒忍不住糾正高娃的話說，“大雁明是我打下来的贖，怎麼……”

洪古兒話未說完，百合和另外兩個丫環一齊叫嚷起來：“我們親眼看見响鈴姐打下来的！”“你這小伙子敢不講理！”

“喝！”老獵人也忍不住開腔了，“你們要打架呀？”他拍了拍洪古兒的肩膀，“看看，是個兒嗎！”

“寶音圖老爷爷，別說笑話啦！”洪古兒勸住了老獵人，又向公主等人說，“有理的人坐在牛車上能趕上野貓。到底是誰打下来的，還是看看大雁身上的箭杆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公主非常有把握地把脸一扬说，“给他拿去看吧！”

“喝，好大的口气！”宝音图老爷爷看着公主傲慢的样子，不服气地走过来，向高娃伸手说，“我来看看！”

“你！”高娃一转身躲开老爷爷，问洪古儿道，“喂，你的箭杆上有什么记号？”

“我的箭杆上刻着我的名字。”洪古儿说。

“他叫——洪——古——儿！”宝音图老爷爷特别强调地补充说。

“洪古儿？”高娃看着老头子冷冷一笑，转身来对百合说，“这个名字倒挺响亮的！”

宝音图老爷爷从她们的语调中听出，洪古儿的名字并未引起预期的反应，问道：“我说，你们不是这草原上的人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公主惊讶地问。

“春雷早已震动了整个科尔沁草原，还有什么花草不跟着颤动的吗？”宝音图老爷爷夸耀地说，“洪古儿的名字比着春雷响十倍，你们好象没有听说过？”

“这位老爷子，真能吹！”百合不服气地说。

“吹？”宝音图老爷爷朝着百合嘻嘻一笑，转身跑过把扎枪上所有的猎物全都拿过来，一一摆开，指点着伤口给她们看。果然，无一不是箭中眼目。

姑娘们不禁连连咂嘴，叫绝。

响铃公主，虽然也感到很大惊异，禁不住打量了洪古儿一下；但是，她的虚荣心很快地抑制了自己的真实心情，故意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扭转头去说：“这点儿武艺，值不得大惊小怪！”

“噢？”洪古儿被公主的态度震动了，感到对方甚不简单，也